

小小说合订本 春之卷

主编 杨晓敏

小小说

选刊



总 313—318 期

合订本



小小说选刊

主 编 杨晓敏

执行主编 郭 昕

副 主 编 寇云峰

编辑部主任 赵建宇

责 任 编 辑 程习武

王海群

胡 炎

美术编辑 王 夏

本刊顾问 (按姓氏笔画为序)

王蒙 从维熙 冯骥才 田中禾 江曾培 孙 荪 陈国凯
吴泰昌 张伯海 林斤澜 郦国义 南 丁 蒋子龙 雷 达

编辑/小小说选刊编辑部(郑州市伊河路12号·邮编450007)

出版/百花园杂志社

印刷/河南省瑞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

发行/郑州市邮政局

订阅/全国各地邮局(所)

广告经营许可证号:4101004000012

请您到所在地邮局(所)订阅,各地报刊服务亭多有零售

编辑部:(0371)7421138 7444333 发行部:7449795 7422658 广告部:7421354

佳作一览	4	瞎子	晓 雪
	6	陆地上的船	谢志强
	8	敬畏大海(随笔)	谢志强
时代窗口	9	实习刑警	子 路
	15	小镇上的将军	张三元
	21	志愿	刘建超
爱海泛舟	11	告别	戴 涛
	19	鸽子与雄鹰	赵秀发
乡野风情	13	牛亲家,羊亲家	赵 新
	23	牛	曾 平
酸甜苦辣	17	王咳	江 岸
	26	王国栋的从政生涯	戴文杰
世态万象	25	展览丈夫	曲 平
	30	军事演习	高 宽
	38	龙壶轶事	刘青松
星座速写	28	小小说的沈祖连	侯德云
啼笑皆非	32	正是故乡花开时	滕 刚
	36	都是嘴惹的祸	曾有情



总编辑 杨晓敏
 副总编辑 郭昕(常务)
 冯辉
 寇云峰
 王中朝
 发行主任 任晓燕
 广告经理 龚智宏

	43	真相	王萱
人间亲情	34	父亲不喝“剑南春”	刘福奎
	45	孺子牛	马金章
域外撷英	40	我和我的孩子	[新加坡]阿达
	42	让悲剧不再重演(评论)	石鸣
大千世界	48	人与鼠	王有国
	49	并非演讲的故事	郭学荣
	53	游戏气节	嫣然
岁月履痕	51	躲在信纸背后的父亲	衣向东
	54	感谢父亲	吴富明
边走边说	57	为自己减刑	余秋雨
译海明珠	58	母爱	[日本]铃木康之 著 李重民 译
理论一角	60	当代小小说理论研究之火花	雪弟
金奖征文	63	离婚女人	邓洪卫
	65	蓝包袱	高军
	67	头发	刘照如
编读往来	46	读者沙龙	
	56	首届全国小小说金奖大赛启动	

瞎子

○ 晓 雪



他生下来就是一个瞎子。开始父母还抱着能治好的希望把他留了下来，可是当他们听医生说治那双眼睛起码要花五万块，而且还没有把握能治好时，父母彻底失望了，因为他们仅仅是种地的农民，五万块可不是说着玩儿的。后来，他们又生了个健康的儿子，于是在他六岁那年冬天，把他丢在了一个陌生的地方，后来他才知道那是一个城市的火车站。

那时他才六岁呀，又是冬天，虽然母亲已经把最厚的棉衣穿在了他的身上，可他还是感觉到冷。他开始哭，哇哇哇地大哭，这一哭惊动了许多人，他听到身边有好多人在说话，他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，就一个劲儿地喊：我要妈妈我要妈妈！可妈妈并没有来，爸爸也没有来，他已知道爸爸妈妈嫌他是个瞎子不要他了。

后来，有一双粗糙的大手拉起了他那双冰凉的小手，他一直拉着他走进一个温暖的地方。那个人说这是我的家，以后也就成了你的家了。

那个人让他喊他叔叔，他就喊了，然后就换来了许多好吃的东西。之后，叔叔就一点一点地让他熟悉这个家，告诉他床在哪里，火炉在哪里，柜子在哪里，吃的东西在哪里。叔叔把这些地方要迈的步数一遍又一遍地给他讲，直到他记熟。

以后的日子，叔叔就去上班，他便在家里呆着。叔叔怕他寂寞还给他买来了许多的玩具，有能跑的汽车，能打的冲锋枪。虽然他看不见，可他却

愿意听那汽车跑的声音和打枪的声音,他觉得那是世界上最美妙的声音。

他慢慢地长大,在叔叔的关心和照顾下除了眼睛依然看不见外,各个部位都很健康。他曾经问过叔叔他长得什么样子。叔叔说他长得很好看,就像电视里的小帅哥儿。他没看见过电视,当然不知道电视是什么样子的,更不知道里面的小帅哥儿到底有多帅,他不禁失口说:“我要是能看见你该多好呀!”叔叔听了后用那双粗糙的大手抚摸着他的脸怜爱地说:“你不是听医生说五万块就能治你的眼睛吗?我现在正在努力地挣,不管治好治不好,我一定要试试。”当时他躺在叔叔的怀里哭了,泪水从他那黑暗的眼里流出来,热辣辣的。叔叔就用那双粗糙的大手给他擦泪,尽管感觉有点痛,可他却很幸福。

终于有一天,叔叔兴奋地告诉他,他攒够了五万块钱,叔叔激动地拉着他的手到医院,然后他被推进了手术室。

七天后,当医生准备要拆他眼睛上的绷带时,叔叔突然止住了医生,叔叔说:“娃,如果你看到的世界和你想像中的世界不是一个样子,或者你还是什么也看不见,你会失望吗?”他说他不会。叔叔说那他就放心了。

他紧紧地攥着叔叔那双粗糙的大手,其实他的心里极度地紧张,医生小心地一层又一层地拆着,他的心就一下比一下跳得猛。当医生终于把最后一层纱布拆掉时,他仍然害怕地闭着眼睛,但他似乎感觉到了那种除了黑暗之外的东西,他慢慢地睁开眼睛,他真的看到了,他首先看到了许多人,可那些人的脸上都挂着泪。他一侧头,不禁惊呆了,他的面前竟坐着一个眼睛深深凹下去的瞎子,他顺着他的胳膊一直往下望,他正紧紧地攥着这个瞎子那双粗糙的大手。

(选自2002年10月19日《北海日报》)

(广西博白 邹少杰推荐)

【寇子评点】

若干年前,我曾应邀给本市“盲人诗歌朗诵会”做评委,认识了许多盲人朋友。读着这篇小小说不禁让我想起了他们,特别是盲人学校的孩子们——他们那独特的文字,独特的表情和笑容。记得老师为他们化好妆后,孩子们也拿起镜子照来照去,问好看不好看,我也像小说里那位叔叔那样,含着眼泪说真的很好看……也许绝大多数盲人孩子没有本文主人公这样的幸运,能够通过手术重见光明,但他们同样可以在全社会的关怀下,生活在幸福之中,因为幸福的根源是爱。



陆地上的船

○ 谢志强

早晨，太阳刚刚升起，他便站在晒谷场上，一只手叉在腰间，一只手一挥，像一个指挥千军万马的将军，他喊：起锚，出航！

爹叹了一口气说，疯子的船又出海了。

我好奇地看着他。我没见过海，没见过航船。他迎着照进山坳里的阳光，穿着整齐的制服，很威武，很气派。阳光勾勒出他的剪影。

晒谷场周围是一块块水田，绿莹莹地连向山岭。接着，他开始踱步。我观察了好些天，他从晒谷场的东头慢慢地走向西头，沉思的样子。晒谷场铺着水泥。

我发现，他绝不多走一步，接近晒谷场的边缘，他又折回身，继续走。他的皮肤黝黑，不是山民那种黑。是海风吹出的黑，爹告诉我。我想像大海无遮无拦的阳光。

他走得那么准确。爹说他那条船跟晒谷场差不多大。那么大一艘船，我想，一个移动的晒谷场，周围的绿田不是像平静的海水吗？

爹说，别去打扰他，可怜的船长。一个失却了船的船长。我对他生出敬意，他的身材魁伟，把那身制服撑得板板直直，好像挂在衣架上边那样。

太阳在不知不觉升起，有一竿子高了，他仍重复着踱步——那是他在甲板上散步。我希望他脚下的晒谷场能够航行。他踱步的时候，晒谷场仿佛在飘移。他的制服衣襟在山风里猎猎抖动。

可是，天阴下来了，不知哪里钻出来了乌云，发酵似的膨胀，遮住了太阳。他停下脚步，四处张望，甚至，双手圈成两个圈，罩在眼眉前。父亲说那是他的望远镜。

爹示意我们——村里的几个小伙子都来了，他们

想嚷嚷——不要出声。其实，我真想赶过去，登上他的船。

他举起双臂，说，全体注意，风暴来啦，各就各位，保持航速！

我们乐了。他焦躁不安地跑起来，跑到船头——晒谷场的东首，他用脚踢踢摊在地上的稻谷，说赶快采取措施，海水漫进舱里了。

他开始寻找什么，大概是桶之类的东西，舀海水。他忙乎着踢稻谷，金色的稻谷飞起。我的娘撩起围裙揉在手里，对我的爹说，你去劝劝他，这样糟蹋粮食。

他喊：快，水泵，都躲起来干吗！他四顾着，像是寻找想像中的船员。我们沉不住气了，真想赶过去帮他一把。

他冲着我们喊：胆小鬼，你们丢下船逃走呀！你们过来，我命令你们过来。大海可饶不了你们！

我瞧了一眼爹。爹低声说：别过去，他疯病发了，发过一阵就会好转呢。

我真想过去支援他，他需要帮手。我见他像热锅上的蚂蚁那样，在晒谷场上疯狂地奔跑。我真不忍他那么孤独，可能我们过去，能够安慰他——他是我们家族中惟一见过大世面的人物了，我曾替我这个二叔自豪，可是，他回来的时候，人家指着脑袋说他受了刺激。

他终于停下来，哭腔哭调地说：沉了，沉了，我们的航船，沉了，你们都逃吧，鲨鱼不会放过你们。

据爹说，他那条船，在一场海上风暴里航行了一天一夜，最后，接近了一个无名小岛，触了礁。

太阳钻出乌云。他的声音低下来，说沉了，沉了。似乎在念咒语，我看着环绕着小山村的山岭，好似晒谷场在下沉、下沉。

他走出晒谷场，朝我们走来——登上小岛。他的神色又恢复了正常，像经历了场海上风暴，现在，他的表情呆滞、淡漠。他根本没看我们一眼，似乎我们不存在，他穿过我们，径直地走进他的屋子。

我们踏上了他的航船——晒谷场，整平了踢乱的稻谷。我学着他的样子，在场上走，想体验当船长的感受。还是我出生以来看惯了的小山村——晒谷场，可是，刚才（每天他都要演绎一场出航的仪式，只是今天意外，出现了阴天）那场“沉船”的风暴就发生在这儿。大海无情，我想着遥远的大海，我长大了一定要去见识大海！

（选自2002年10月18日《中国海洋报》）

敬畏大海

◎ 谢志强

说起海洋文学,我梳理了我的阅读,突然觉得占整个地球十分之七的海洋和十分之三的陆地,在文学范畴来看,恰好形成悬殊的反差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,海洋文学还有着拓展的空间和深入的潜力。

海洋文学确实有许许多多的名篇巨著。记得我国古代的《精卫填海》,那孤独英雄的壮举是将现实的不可能变成了艺术的可能。还有美国麦尔维尔的《白鲸》,那是一条象征的白鲸。一脉相承的是海明威的《老人与海》,大海成了展示“硬汉子”形象的场地,由此,散发出象征意味。还有加西亚·马尔克斯的大海,那不过是陆地上感受的大海,大海漂过来“世界上最漂亮的溺水者”,使得陆地上的村庄妇女产生了诸种幻想,搅乱了村里的传统的人际关系。可是,我偏爱马尔克斯笔下大海的气息,他用海水、海产营造出的气味,可触可摸可感。马尔克斯是个写气氛的高手。纯粹意义的海洋小说家,我看只有英国作家康拉德了,他出身水手,他的小说弥漫着神秘、恐怖的氛围,人物始终在文明的冲突中寻找精神的航向。

我这里提起的海洋题材的小说,人物都卷入参与了大海的生活,他们的人格精神、价值观念、宇宙意识、生存处境,都在大海这个特殊的场景得以显示。我只有敬畏大海。我在文学创作上,一直谨慎地不敢触及大海,尽管我无数次接近大海,仅仅是在码头在海滩瞭望大海。大海的气势使得我只能敬畏地望着它,甚至,我还没乘过一次渔船,我觉得,乘上渔民的船只类似于踏上了农民的田地。所以,我触及了海洋文学,不过是打了擦边球。只能写“陆地上的船长”,而不敢写大海里的船长。

我听到这个素材是在四年前,山区的一个小村庄,村庄里有个神经出了毛病的海员。我打算写他在海上经历的一次风暴,可是,我无从落笔,只悬浮着感觉。三年前,我写了第一篇稿,全知全能的角度写了这个“船长”,我不得不回避直接写大海。今年8月份,我重写了一稿,换了一个山村小孩的视角,他没见过大海,没见过航船,这样,避开了我的不足,小孩和我对大海的了解简直差不了多少。这样,可以留些空白,让熟悉大海的读者去填补。我只是被这位经历过一场海难的船长的精神感动。对不起,我只能写“陆地上的船长”了,我以为,这样可能更有力量,因为,船长一次一次在陆地上演绎那场可怕的海难,他是不愿让那艘船沉没。

我像小说中的孩子一样,真想帮一把船长。我敬畏大海。每个作家不是应当有大海一样的胸怀吗?我必须记住那位“船长”的召唤。最后,我想起法国一位哲人的话:不能因为航船有时在海上沉没而海洋就失去它的魅力,相反,海洋显得更壮美。要知道,海洋不会为了宽容一条船而变得风平浪静,海洋要保持它的本色和性格。船长在经历大海的考验后留下的精神余波,如同万有引力造成的海浪褶皱,不是体现出雄壮的美吗!

(选自2002年10月29日《余姚日报》)



○子路

实习刑警

小丁是县局刑侦队分来的第一个本科生。

毕业分配时，刑警学院的一位副院长找他谈话，说想留他在学院任教。小丁不干，他说想回家。副院长说给他三天时间好好想想再作决定。第三天，小丁对副院长说还是想回家。副院长说，你的条件注定是做学问的，根本不适合干刑警！小丁低头想想说，我妈就我一个儿子，说啥也得回去。

就这样，小丁重又回到了故乡的那座小城。刑警队有百十号人，正规学刑侦专业的只有他一个。报到那天，局长笑着说，在下边先锻炼一年，然后回办公室。

小丁的枪法极好，上学时曾代表学院参加过公安部举办的射击比赛，最好成绩是手枪速射第三名。到刑警队的头一个月，围捕逃进山里的一名持枪歹徒，小丁以树为掩体，果断击发，一枪击中凶犯的腿部并将其擒获。

当时在山下指挥围捕行动的一位市局副局长得知这个消息后，当即拍板说，回去给这位刑警请功。于是，十几天后，一枚二等功的奖章就挂在了实习刑警小丁的胸前。

队里有的人对他胸前那枚奖章不服气，说小丁是运气好，撞到他枪口上了。小丁听了只是一笑了之。

秋风吹来的一天夜里，距县城40里的石门村发生了一起入室抢劫杀人案。两名蒙面歹徒入室将一饭店老板捆绑后，再将女主人杀死，抢得现金1.2万元逃走。

劫后余生的饭店老板姓丁，是个40多岁的壮汉子。他说案发时，东屋里只有他妻子儿子睡在炕上，他自己忙着算账睡在西屋。歹徒进屋后没有开灯，先用棍子将他妻子打死，然后将他捆绑后吊在门框上。歹徒逃走后，他忙喊醒了睡在炕上11岁的儿子帮他松绑报案。

整个过程听起来很合理，那两名歹徒的特征和对话说得都让人找不出毛病。同村群众也未发现他们夫妻平时有什么异常。

但细细推敲，很多细节有悖情理。丁老板被带回刑侦大队，大队长派了两位审讯高手与其交锋，但丝毫没有进展。一夜过去了，丁老板表现得似乎比警察还沉稳，看着手表说，法律可有规定，你们最多关我 24 小时，过时间我告你们。

丁老板的舅舅是县政协主席，天亮时，也打来电话过问情况。

大队长的脑门儿上开始沁出汗珠来，一边大口喝着酩茶，一边对两个队员说，还有半天时间，再问不出来给我放人。

站在屋门口半晌不语的小丁说，队长，我试试行吗？大队长上下看看他半天没说话。旁边那两个队员见势来了个顺坡下，说，行行，让大学生跟他碰碰。

于是，两个姓丁的坐在了对面，在小丁的身边还端坐着面沉似铅的大队长。

小丁没有给他讲政策，而是让他一遍一遍讲述事件的过程，一口气说了五遍。丁老板张嘴刚要说第六遍时，小丁突然说，停，我给你讲个故事吧。三年前的一天夜里，一个村里的一户人家，三口人本来挺幸福，谁想丈夫有了外遇，想逼老婆离婚，可老婆死活不干，于是他产生了把老婆杀死的念头。他佯装外出做生意，突然下午潜回家中。他知道儿子下午上学，家里只有老婆一人，他进屋后见老婆正织毛衣，便用木棍将老婆打死，然后伪装了抢劫现场。他自以为干得人不知鬼不觉，谁知，他的儿子当天学校没课，正在隔壁的屋里写作业，他亲眼看到了父亲所干的一切。下面的我不说，你能猜到那人的结局吗？

这时，对面丁老板的脸一下子变得蜡黄，冷汗涔涔而下。小丁递给他一支烟说，你应该知道，在作案现场并不是你一个人，你的儿子也在屋里，你能保证你儿子睡着了？

丁老板低头不语。小丁说咱现在吃点东西再谈吧。一会儿，小丁拿着一瓶啤酒和一盒水饺走进来。小丁说，说得我也饿了，咱俩一起吃吧！

丁老板吃了一个饺子就撑不住了。他双手猛地揪着头发说，我说，是我干的。接着重复了一遍小丁所讲的故事中的情节。所不同的是，他杀人的动机不是婚外情，而是夫妻关系恶化。

晚上，大队长请小丁喝酒。他问，你讲的那个三年前的故事我怎么没

告别

○
戴
涛

婚后的第一天上上班,他要跨出家门时,妻子在他身后叫了一声,他转过身来,充满柔情地问:什么事?妻子含情脉脉地看着他说:你早点回来呀。婚后的第二天上班,他走到门口,没等妻子叫他就转过身来,他问:有事吗?妻子的脸上还是依依不舍的表情,妻子说:你应该亲我一下再走。婚后的第三天上班,他亲完妻子后,妻子对他说:我也要亲你一下。婚后第四天……就这样,每天上班他与妻子的告别仪式越来越完善,时间也越来越长。

遇到他去外地出差,他与妻子的告别时间已不是在早上临出门的那一刻,而是提前到了前一天的晚上。这天的晚上,他不像往日那样一个人待在书房里看书或是写作,他早早地洗脸洗脚,然后坐到床上,他跟妻子就在床上说话,说话的形式是问答式的。妻子问:你出差了,我想你了怎么办?他回答:我也会想你的,我会每天晚上给你打电话的。妻子又问:你走了,我一个人在家里害怕了怎么办?他就学着那部电影里列宁警卫员的口吻说:噢,亲爱的,不要害怕,粮食会有的,面包也会有的。再接下来,两个人相拥在一起,就不说话了。

这次他又要出差了,跟以往出差不同的



听过呢?小丁笑笑说,故事是我自己编的,我之所以让他反复讲事情过程是想寻找漏洞。果然,他说喊儿子松绑,很明显,他怎么知道歹徒在漆黑的屋里先打死他的妻子。我想他的儿子是突破口,而我编的这个故事是击溃他心理防线的最有力的一张牌。明天我给您一本犯罪心理学,您一看就明白了。

那晚,大队长醉得很沉,嘴里不停地喃喃说,小子,明儿开始,我跟你实习。

(选自2002年10月30日《三门峡日报》)

(河南浞池 杨波推荐)

是，他将乘坐飞机而不是火车，离开的时间也从早上变成了下午，可是他与妻子的告别仪式还是一丝没变，从前一天的晚上开始，当他正讲到粮食会有的，面包也会有的，他没想到妻子非但没有像往常那样咯咯地笑，反而是两眼泪汪汪的。他一时不知所措，问了老半天，他才弄明白，这次妻子并不是为自己一个人在家里害怕，她是为他害怕，因为前几天国外刚掉下了一架飞机。于是他立刻抖擞了精神给她分析，从出事的概率上来讲，其实飞机是最安全的，讲完了概率他又讲笑话，当妻子情绪稳定下来时，时钟已是凌晨两点多了。

第二天早上，他对妻子说：你先上班去吧，我再睡一会儿，反正是下午的飞机。妻子说：不嘛，我也不去上班了，我陪你再睡会儿。他闭上眼睛想再睡，可怎么也睡不着了。他只好起来，他的妻子也跟着起来了。吃过午饭，他对妻子说：我该上机场了。妻子说：我送你去机场。他说：你不用送了，我打个的，半个小时就到了。妻子说：不，我要送的。刚说完，她的身体忽然晃了晃，脸色也很难看。他问：你怎么了？她说：头晕得很。他问：要紧吗？她说没事，可能是昨晚没睡好，情绪又有点激动。他就劝她：你就在家好好休息，不要再送了。她终于答应了。

他赶到机场，听见候机大厅的喇叭里正播放通知，是说他要乘坐的航班因故推迟到明天早上起飞，本市的乘客可以坐机场的大巴回去，外地的乘客由机场安排住宿。他突然想做一回外地乘客，于是他住进了机场安排的宾馆。黄昏中，他站在宾馆的阳台上，隐隐约约看见他家住的那幢楼。看了一会儿，他抬手看了看手表，然后用手机拨通了家里的电话，他说：亲爱的，飞机准点到达，一切都好。

（选自《草原》2002年第11期）

【习武评点】戴涛想给爱情开一个玩笑，所以他就有声有色地给我们讲述了这个幽默中不无调侃的故事。情节是循着“告别仪式越来越完善”这条线推进的。先是单方面亲一下，再是互亲一下，再是相拥相抱，然后是长达数小时的依依难舍，仪式真正是越来越“完善”了。但结果呢？妻子付出了“身体晃了晃”、“脸色很难看”以及“头晕”的代价；而丈夫最终选择了对仪式的逃避，他已经难以承受仪式给他带来的重荷。作者似乎是要我们从故事中领悟这样的道理：别让爱成为一种负担，不管是自己的，还是对方的。

放牛老汉的闺女嫁给了放羊老汉的儿子，放牛的老汉便和放羊的老汉成了亲家。

不过牛亲家的头上有个小小的纱帽翅，是村里的副主任；羊亲家的头上什么也没有，就是干干巴巴的一个放羊的汉子。牛亲家在去乡里开会或者在本村开会给人讲话的时候，可以把牛交给别人放；羊亲家不行，他没有这种资格和机会，他只能日复一日地放羊。

牛亲家觉得自己高出羊亲家一个档次。

这一天，牛亲家第一次前来看望羊亲家，羊亲家高兴得手舞足蹈，慌慌地从铺子里买了酒来，设宴招待客人。牛亲家一见，拉住羊亲家的手说：哎呀兄弟，奇怪奇怪，你怎么还从外面买酒喝？那不要花钱破费么？看来你不如我！羊亲家说：你买酒不花钱？你不花钱人家卖给你么？牛亲家说：你真是棒槌！我是村主任，我多会儿买过酒喝？我家里的酒一箱子又一箱子，都是乡长给我送的！羊亲家说：乡长刚刚



调到咱们乡，就给你送酒？那可了不得！牛亲家说：那有什么了不得？那个小兄弟看我人好，能干……我和他是莫逆之交，喝他瓶酒算什么？我去县城开会，县长的

还给我递烟吸呢……哎，兄弟，你见过县长的面吗？

羊亲家摇了摇头：我成天在山上，前边一群羊，后边一条狗，哪里见得着县长？

牛亲家笑了：你是放羊汉，绕山转，喝凉水，啃羊蛋啊！想见县长还不好说？我给他打个电话，让他在家里等你！我和县长也是莫逆之交，我们在一个池子里洗澡时，他想给我搓背，我嫌他的手软，搓起来不过瘾，没让他搓！

羊亲家感叹道：啧啧，你好大的福气！

菜上好了，亲家俩开始喝酒。牛亲家坚决不喝羊亲家从铺子里买来的酒，坚决要喝自己带给羊亲家的酒。牛亲家说：兄弟，拉倒吧你，快把你那酒收起来！今天喝我给你带来的酒，我这酒一是名酒，二是乡长送的酒，你说喝了味道如

牛亲家，羊亲家

○赵新

何？这就叫酒不醉人人自醉——乡长的酒是随便送人的么？

羊亲家点了点头：那是，那是！

三杯酒下肚时，羊亲家皱了皱眉。

半瓶酒下去时，羊亲家还没有找到喝酒的感觉。

牛亲家说：好酒，好酒！人家这酒不上头，不上脸，柔和，柔和！

牛亲家又说：要不人家当乡长呢，人家的酒就是和咱的不一样！

一瓶酒喝干了时，羊亲家笑了。

羊亲家问牛亲家：亲家，你给我说实话，你喝着这酒到底咋样？

牛亲家沉默半天说：兄弟，不瞒你说，我喝着和我一样！

羊亲家问：怎么和你一样？

牛亲家说：上岁数了，身上软了，该干的活儿干不成了，没劲儿了！

牛亲家恼了，用手一拍桌子说：这个狗屁乡长混蛋小子，敢送给我假酒，糊弄爷爷，看我怎么收拾他！

羊亲家说：你还敢收拾乡长？乡长的官不是比你的官大么？

牛亲家说：亲家，这瓶酒肯定不是乡长送给我的，肯定是我拿错酒了；给我送酒的人很多很多，我家里的酒很多很多，我一时疏忽，拿错了，拿错了……还是喝你的酒吧，你既然买来了，不喝也不合适，好像我这村主任看不起你这村民，好像我脱离群众，好像我不领你的情！

这一回牛亲家真的喝醉了。

羊亲家送牛亲家走出村口走上大路时，迎面开过来了一辆桑塔纳牌小轿车。轿车突然嘎吱一停，猛地把两个老汉吓了一跳！这时候从轿车里钻出一个很年轻的女人来，那女人满脸都是笑！女人跑上前热情洋溢地向羊亲家问好，拉住羊亲家的手舍不得放开，还让司机给羊亲家敬烟，点火。羊亲家把手一摆对那个年轻的女人说：你先到家里去吧，我现在没空儿，我得先送客人！

牛亲家看傻了眼。牛亲家悄悄地问羊亲家：兄弟，这个女人是谁？咋和你这么热乎？

羊亲家说：这是咱们乡新调来的乡长呀，她是我外甥女！

牛亲家说：乡长怎么是个女的？乡长怎么是个女的？

羊亲家说：她娘生下她来，她就是一个女的呀！

牛亲家骑车便走：亲家，那你快回去吧，我不耽误你啦！

羊亲家说：不着急，不着急！亲家，你喝醉啦，别走啦！

小镇上的将军

○ 张三元



镇里哪个的官最大？不是镇长，也不是镇委书记，而是将军。如果在别的地方，没有人相信，可在我的家乡，谁能不相信呢。

对面走来一个人，一身粗布衣裳，扛着锄头，一副嘻嘻哈哈的样子。说出来吓你一跳，他就是将军。

将军姓甚名谁，我们都说不清楚，只知道他是个将军。大人们都喊他将军，我们也跟着将军将军地喊。

将军是一部传奇。有人说，长征时，将军是给朱老总牵马的。解放后，有一天，朱老总对还是团长的将军说，你到某某军去当副军长吧，好歹也是一个将军。将军想了想，没有答应。将军说，扁担倒下来是个么字，我都不晓得，当个团长都不够格，哪还有资格当军长。如果真要照顾我，您就让我回去种地吧。朱老总知道，将军是想终生守着那个地方。那个地方和将

牛亲家说：不走可不行，我还得赶紧回去放我的牛去！你没听人家说，放牛汉，去放牛，前边拽着牛尾巴，身后背着葫芦头！

羊亲家大声问道：你背那葫芦头干啥？

牛亲家头也不回地回答：怕渴，装水！

（选自 2002 年 10 月 24 日《保定日报》）

（河北保定 赵向辉推荐）

军一起出来的人,剩下的不多了。朱老总说,那也好,你就从副军长的位置上解甲归田吧。于是,将军回到了小镇。有人说,将军有一把手枪,上满了子弹,白天晚上都别在皮带上。还有人说,将军一天三顿,顿顿半斤米半斤酒,力气大得惊人,一把能捏碎人的骨头。

无疑,将军是我们崇拜的偶像。就像如今的追星族一样,我们也追星,追的“星”就是将军。我们对将军的行踪了如指掌。但我们又不敢靠近他,见了,就远远地躲开。

其实,将军是一个慈祥和蔼的人。有时发现我们在躲着看他,他就主动地招手,让我们过去。当然,我们不敢。有时,与他顶头相遇,躲不开,就勇敢地喊一声将军,将军就很开心地拍拍我们的脑袋。

将军种了一块菜地。菜地旁边的山坡上,躺着将军几位儿时的伙伴,也是战友。一有空儿,将军就在菜地里忙活。戴着草帽,打着赤脚,光着上身,脖子上搭着一条毛巾。将军的本质是农民。将军在菜园里栽种春天。

有时,将军骑一辆破自行车,到坝里或河里去钓鱼。毕竟是军人出身,好钓的时候,将军高兴得手舞足蹈,不好钓的时候,将军就气得哇哇直叫。哇哇直叫的将军,很少有干净话,不是叫爹,就是骂娘。如果让我们遇到了,我们就开心得很。

镇里就数将军的工资最高。将军的大部分工资都买了酒喝。院子里,一张小桌,一把小椅,就着一碟花生米,一盘鱼,就能喝出满脸霞光来。见将军喝酒,人们就和他打招呼,将军,喝酒嘞。将军的眼中就像点燃了两盏太阳。嘿嘿,喝酒嘞,喝酒嘞,来不来一盅?喝酒好嘞,能养气嘞。

几年前,将军死了。将军死时,花圈摆满了小镇。对面山坡上的菊花,一夜间都开了。

(选自《散文》2002年第9期)

推荐作品须知

本刊热忱欢迎自荐、推荐作品,现将有关事宜说明如下:1.推荐作品必须是海内外公开发行的报刊上发表过的作品。2.推荐作品最好是原件或复印件,请不要手抄摘录。推荐作品上必须注明作品的作者、发表日期及原发报刊名称。3.推荐作品最好是近期发表的作品。4.推荐作品一经本刊采用,即向推荐者付酬。5.由于人力、物力所限,本刊对推荐作品不予查询、退还,三个月内未见答复,即可视为未被采用。6.荐稿地址:郑州市伊河路12号《小小说选刊》,邮编:450007。